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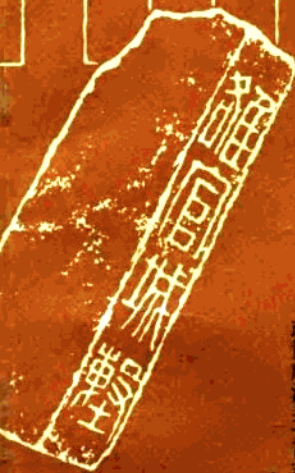
21106

廣漢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輯

政协广汉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八六年七月



广汉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目 录

· 人物春秋 ·

驻新都广汉防区十年的回忆……………陈 离 (1)

隔海祭诗魂

——忆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李华飞 (12)

· 峥嵘岁月 ·

回忆广汉《生报》……………何泽昌 张白帆 (26)

《生报》被查封以后……………张白帆 何泽昌 (32)

我和广汉《生报》……………江荻青 (36)

· 黎明时刻 ·

加强统战 迎接解放……………蒋春信 何泽昌 邓伯海
缪恒苏 张人杰 丁起远 (40)

· 农业经济 ·

广汉水利今昔……………何雅宜 (50)

· 地方工业 ·

民国时期广汉县部分手工业概况……………何雅宜 (67)

• 旧事杂忆 •

中国民航气象事业的回顾

- (抗日战争时期至建国初期).....郭鉴伦 (81)
解放前广汉市场弊端点滴.....向启杰 (89)
广汉袍哥概述.....张孝成 (96)
大刀会怒杀区长尹金成.....向启杰 (101)

• 历史逆流 •

- 一九三五年反共高潮中的广汉大事记略.....江达川 (103)

• 雒城风物 •

- 房湖公园记.....杨永崢 (110)
新修广汉公园碑记.....向启杰 (116)

• 文史争鸣 •

- 房公湖考.....丁辉耕 (118)

• 诗词集萃 •

- 覃汉川诗词选.....覃汉川 (125)

• 补正 释疑 •

- 有关《一桩争论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公案》的补正
.....陈道君 (128)
关于《金雁桥杂忆》的补正.....编者 (130)

驻新都广汉防区十年的回忆

陈 离

1925年，军阀内讧，打倒杨森之后，刘湘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重新分配防区。北洋政府所委的四川清乡督办兼陆军第三十师师长邓锡侯也将所部作了内部调整，当时把我编为陆军第三十师六十旅旅长，所部直辖四个团，第一百十九团团长江泽（号育生），第一百廿团团长陶凯（字宗伯），独立第一团团长江鉴（字洁堂），独立第二团团长杨云汉。划给我的防区，就是新都、广汉两个县。

那时，这两县都是土匪盘踞之区，遍地荆棘，荒废已久，很难自存。在内外对于各部分军队实力及防区范围，严格限制和力求平衡的情况下，难作他图。我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想方设法，力求自力更生来解决当前的困难。当时邓锡侯的各师旅都是直接管理防区的军事、民政、财政自谋解决。我1925年接防该两县，一直到1935年四川防区制废除，驻军达十年之久。

在这段时间里，我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如，1928年党曾派曾学圃、刘的均、陶凯三位同志同我联系。他们都是我的团、营长。以后，党常派同志来同我联系。由于接近了地下党组织，我因工作关系与向守之接触时间较多，觉得在思想上都有要求进步的共同点，我们结为终身伴侣，因此在1931年结婚了。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她经常辅助我作

掩护工作，也受了不少惊恐。在建设新都、广汉时，碰了不少钉子，在政治趋向方面，也走了些错路，后来稍微有点觉悟，有了是非之感，想着手改途易辙。在广汉公园《自由神像碑序》里流露一点思想意识，竟遭到蒋介石怒斥，几乎惹出麻烦来。从这些经过事实来看，不但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可以看到历史车轮的辙迹。兹就我的回忆叙述如下：

1925年我率陆军第三十师第六十旅驻防新都、广汉两县。这两县位于成都北面，靠近省城，相距几十华里，本来都是很富饶的地方，无奈历年为土匪所盘踞，民生凋敝，达于极点。广汉防区，有几十万亩良田遭变为荒芜之区。商旅裹足，川陕巴路为之阻塞。防区的情况如此，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先铲平匪患。即为自存之计，亦非绥靖地方，不解安枕。究竟这些土匪在地方猖獗、滋蔓的原因何在？经多方探索研究，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其一是广汉县劣绅廖传九暗中操纵指使境内土匪。廖匪还是个台面人物，任县内重要职务，他又是袍哥帮会头子，手下有些大金刚都在匪巢里当头领，一举一动都唯他之命是听。每一个军事长官到境，他都极尽吹捧之能事，并请客接待，痛斥匪患，好像真是为民请命的样子。遇军队往剿时，他暗中给土匪通消息，军队往往被包围缴械。过去杨森的甘泽霖师被缴枪一团，邓锡侯部黄石英团被缴枪一营，皆是中廖传九之计。广汉的土匪在境内有这样强的力量，又如此根深蒂固，不易剿除。

其二是邻县金堂县的土匪常明目张胆越境到新都来滋扰。金堂县是邓锡侯部陆军第五十九旅杨秀春的防区。杨的团长许达权亦系袍哥，他与当地土匪首赖金亭私相妥协，坐

分赖匪所占区内的烟款，因此赖匪肆无忌惮地经常出入新都境内抢劫，百姓长期受到匪患的痛苦。

我到广汉、新都两县弄清地方多年以来闹匪的原因之后，当派陶凯团进入广汉北区金轮寺，向地方宣布，惩匪首，为民除害，不究胁从，许其自新。开始搜剿，颇为顺利，捕获匪首的四大金刚及其要匪十余人，当即严鞫，供出许多要案，立予枪决，从此远近震动，人心大快，广汉的匪患遂除。时匪首廖传九正在出席刘湘在成都召开的善后会议，本拟会后逮捕他，不料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会后逃避，死在外乡。

为了解决外来匪患，我要求邓锡侯责成杨秀春肃清金堂境内的土匪。邓命令杨剿办，并限期肃清。杨派兵一团，派的是与赖匪有过联系的团长许某，我也派陈泽一团，统由杨亲自率领向金堂匪区进剿。赖匪金亭向什邡、绵竹溃退。最后追到安县的睢水关，因匪中多瘾君子，行动艰难，我军追到红白场将匪全部歼灭，赖匪亦被击毙，枭首送至金堂县示众，新都、广汉两县匪患遂平。

在地方秩序得到恢复之后，开始整理财政，除捐税而外，首先田赋是重要的一项。四川在防区制时期，对田赋的预征，各防区各自为政，那是漫无限制的，有些县分的田赋，每年之中，甚至被预征了十几年，这样竭泽而渔的筹饷泽军办法，实不合理。于是规定新都、广汉两县一年只预征二年的粮，不能超过。后来二十八军经费无着，在它全防区各县每年附征军部的一年粮，共为三年粮，免除一切苛杂。如车征费、北伐费、清乡费、被服费等，所有巧立名目的一切摊派，完全禁止征收。一面整理田赋，剔除积弊，实事求是，有土地者纳税，无土地者豁免（旧田赋鱼鳞三十年之变迁，早不正

确了，有少数土地者负担着重额粮，有多数土地者负担粮额反而轻，甚至土地已转移而仍负担粮税）。当即拟定了整理的办法，请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备案，并予以支持。1930年10月25日，广汉起义，当时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旅部，组织成红军，广汉地方组织了苏维埃政府。旧田粮册籍，已完全被烧毁，乃重新丈量土地，按田土肥瘠定粮额的轻重，使负担比较合理。此时，封建势力较大的地主都竭尽全力出来反对，如辛亥革命时当过四川都督的尹昌衡托邓锡侯为之授颊，要求减免，被我拒绝。还有新都法国教会的骆教主，在新都拥有近万亩的土地、向来挟持外国势力，从不纳预征粮，历届驻新都军队都承认他这样办，成为定例似的。我旅到新都后，坚决要他同新都老百姓一样交纳，还要他补足过去悬欠的预征数额。他大为震恐，也找邓锡侯诉说。邓当面和我谈，我婉词谢绝，坚决贯彻执行既定方针，不因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顽抗阻碍而稍予通融。骆主教不得已，在缴纳粮款后，写了一封信给邓锡侯，表示从此绝交。

此外新都、广汉两县都有会馆、庙产、祠产，为数甚多，每年颇有收入。四川其他各县亦莫不有这样一些产业，大抵皆为驻军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而吞没了（广汉、新都过去也是这样）。两县各组织一个清理委员会来管理，并把这些收入化私为公，列入地方预算，完全归地方教育建设之用。

地方财政整理有了起色，由旅部组织一个财务委员会，并以本旅所属的团、营长为当然委员，综理其事。由于收支公开，能够作到军饷于当月三日准时发放，在地方财政方面，剔出了私弊。任何个人很不容易贪污，对部属另有调剂的办法，在本防区的县长、田粮局长、税务处长，由各团营按资

历、生活情况轮流兼任。除县长外，各局处长规定月薪二、三百元不等，职员支月薪，没有额外剥削。

在因地制宜的办法中，经济具有基础，并能自给之后，就当时肤浅的政治看法，对于地方各项建设以及应兴应革之事，也都着手进行了一些。首先扫除广汉城隍庙之神像，举办手工厂。在开元寺设立幼儿园。江西会馆改作电灯厂、磨米厂两个。会馆改设图书馆，名为广汉县图书馆，馆内购置书籍达数万卷。湖广会馆改建民乐电影院。广汉西门外有个真武庙，殿宇宏大，将其改造为“劳工旅社”，旅社设有洗澡、洗脚的地方，宿舍亦颇清洁，夏日备有蚊帐，各有专人管理。这个旅社是特为劳工享用，居住不取分文，本防区内严禁种鸦片烟。广汉西门外办有一所瘾民吸烟处，凡瘾民登记后，即给予吸烟证，凭证吸烟，限期戒除。另在文庙前辟地二百余亩，建了一个公园，名为“广汉公园”。把泮池扩大为一个湖，种植了当地的白荷花。又在新都桂湖引种了红荷花，盛开时期，两花齐放，格外鲜艳夺目。园里还盖了一座大礼堂，名“大公堂”。张澜来广汉参观时，在大公堂讲话。他说：“国民党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实际上中国的旧道德只能是仁、义、忠、信四字……，”颇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我在新都、广汉防区作了这一系列工作，其主导思想根源是受到两种影响所形成的：一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张秋扬的《甲寅杂谈》，卢梭的《民约论》，以及托尔斯泰的一些学说；二是鉴于中国当时封建社会之万恶，亲眼看到四川军阀压迫、剥削人民的惨剧，因此，很羡慕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个人的政治倾向也不由得要走入改良主义的道

路。当时在广汉公园大公堂门前仿纽约的海口自由神图案，塑建了一座自由之神，神像高高地举起火炬。火炬装有电动装置，不时闪闪发光，神龛四面镌有各种字体的题词：“自由之光普照世界”八个大字。当时，在广汉公共场所已发现“反对改良主义！打倒改良主义！”的标语。

在自由之神像建成后不久，又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是不实际的，遂在自由之神像下面写了一篇自由之神序言。从建神像到写序言的一、二年间，前后的变化来看，也可以说这个塑造是我思想上矛盾转变的产物，当时群众有这样的批评：“一面毁中国神。一面又信外国神”，其意虽含讽刺但事非虚构。

《自由之神序言》原文附录如下：

自由之神像是美国百年纪念时，法国人民赠给美国，建在纽约海口的纪念品。其意义是纪念，庆祝、夸耀，并且体验那过去斗争多年方获得的自由幸福。但历史的前进，特使美、法的革命与其获得的自由变成违背时代的往迹。而且转变成现为时人类大多数最大痛苦的由来。我国大多数民众正与其他一切被压迫人类呻吟于重重束缚与困厄之下，今仿建此像，非对于过去有所纪念，有所庆祝，有所夸耀，只是象征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这只是被压迫的人所期望，所追求，所奔越前进的路，不是少数人偏私胜利的荣标。只要世界人类还有更伟大的未来，这自由之神像，也就象征着更伟大的意义。兹值落成，特本此意，略题数语于后，作为世界与中国前途的预祝。

伟大的自由啊，你是人类最宝贵的象征！自原始友爱的共同体崩溃以后，人类在历史的命运支配下，通过各种奴隶

时代，各种形式剥削压迫，各种形式的冲突斗争，遂相继充满着历史的篇页。牢狱般的社会，囚徒似的人生，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演传至今。在历史的过程中，人类也常为自由而斗争，也常打破过束缚的枷锁，然而进化的铁律所许可的，只是由某一部分的解放，同时形成他一部分的束缚，因而由困厄到困厄，可怜被压迫的人类，便凄凉踽踽生灭灭度着奴隶漫漫的长夜。

伟大的自由啊！你是怎样令人羡慕，你是怎样令人失望。现在，伟大时代到来的现在，自由的洪钟响遍全球，惊醒奴隶的睡梦。自由的火炬，将照彻世界，消灭一切黑暗，一切束缚与困厄的魔源，将在伟大自由的面前。被压迫的人类，饱贮着新的生机，新的智慧，新的力量，新的勇气，将更快地突破人类社会最后的藩篱，行看世界万家歌舞，伟大自由之完美无缺的胜利。

伟大的自由啊：你是一切被压迫人类的希望，你是全人类宝贵未来之象征，你是世界前途的指标，也就是中国被压迫民众黑夜中的向导。

四川安岳 陈离

在自由神像一带地区，种植楠树二万余株。每当春秋佳日黛色参天，风叶瑟瑟，呈现着无限美丽风景。附近有音乐厅、体育场，矗立坦荡，错综其间，把神像点缀得更为庄严、秀美。

此外，广汉城厢街道加宽，兴修马路势必要拆除那些障碍工程的旧有建筑物，这样一来也招致了地方老顽固的指责，又兼军政各机关的职员采取男女并用制度，他们越发不顺眼，慨叹：“世风不古，斯道日岐，”谤议就更多。恰巧广汉起

义不幸失败，不仅老顽固们幸灾乐祸，就连友军廿九军方面的高级将领也说：“陈静珊（我的别号）这样新，未免走得太快了，安得不遭失败。”

在新都方面，也开辟了一个公园，名桂湖公园，这个公园是明朝状元杨升庵花园旧址扩建的。全园面积五分之四地区是水域，湖内种有良种香莲，每逢夏季荷花盛开时，全湖呈现一片浅红色，与翠绿的莲叶掩映生辉，尤为宜人。其间并蒂莲蕾成双，更觉鲜艳夺目，引不少鸳鸯飞来，成双成对，载沉载浮，在湖面戏游，似有意来点缀这一望无际的莲湖美景。“浮香绕曲岸，圆形复华池”，殆有河海行潦之殊。莲湖沿岸，迤逦曲折，尽是种植的桂花树，桂花树巨干夭矫，枝叶扶疏。相传三百余年前杨升庵亲手所植。公园里设有旅馆、图书馆，中西餐馆，园外有体育场，人民医院。新都也同样办有电灯厂和电影院，其规模各有不同，在交通方面，也耗费了不少功夫。新都公园和广汉公园以及通往成都的马路，完全是军队工兵修建的，在成都、新都、广汉通车后，每年由成都到新都、广汉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每当荷、桂两花盛开季节，游人如织。各校学生，来此消夏，旅店餐馆应接不暇。他们间在荷花湖畔携手并肩偕行。地方老顽固见男女关系如此自由，大为叹息地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

新都北门外有个宝光寺，殿堂宏敞，房屋栉比，寺内古树参天，楠树竹林，郁郁葱葱，阴翳蔽日，循箭道仰视，显露出一线天的奇观。一道清清流水穿寺而过，清澈萦回，光可鉴人。环境风景异常幽美，禅房花木无不一精。凡来新都游客，游桂湖公园，必到宝光寺瞻赏。当以新都正在革新运

动，提倡破除迷信之际，到处物色适当庙宇，拆除神像，改建工厂。宝光寺具有很多优越条件，所以寺内僧众非常惊惧，恐怕遭到波及，多方规避，力图保全。寺内有个罗汉堂，塑有五百尊阿罗汉像，受戒僧众亦常在五百人左右，一天我到罗汉堂随喜，方丈陪着我，见一长臂罗汉，曾戏说：“这罗汉要劫入世，一定是个到处掠夺，乱抓东西的。”又见一多面孔罗汉，戏说：“这转劫入世，是多脸孔对人的。”方丈误以为我要毁这两尊佛像，乃多方解释，说明佛家一些道理，藉以粉饰。新都地方有些人士惕于广汉城隍庙神像被拆毁，乃动用其他寺庙产业在城隍庙前，立坛场作为掩护，以禅坛仙术之术愚惑群众，每年举行大会两次，招致川西十六县的迷信男女，常有数万人，门庭若市。这些人拈香跪拜，极尽虔诚地求神坛指示吉凶休咎。实际上是有些清朝秀才及没有正业的人们从中作伪惑人，藉以骗财谋生。后来揭穿他的骗局，遂即取缔，令其登报自由解散，另觅职业。

综上所述，不论是脱离生产，依靠庙产生活的僧道，不论是假神欺人骗财的社会寄生虫，他们勾结封建势力，都是革新运动的障碍和敌人。当时，新都搞革新运动正是不遗余力的，如拆毁神像改建庙宇，反对迷信等，他们垂死挣扎，对新都市政公所所长陈晓岚，因陈是共产党员，成为各派反动势力攻击的焦点，轩然大波，从此而起，一直闹了很久，没有平息。团务局长张用仪并纠合地方各法团向邓锡侯控告，揭发陈是共党分子。邓锡侯将原文交我，以至无转环回复余地，陈不得已，就想出国留学，以谋更大的成就（陈原籍系四川武胜县，那时武胜属合川防区。我托该防区负责将领陈鼎勋在武胜地方庙产收入项内代为筹集留学费用。陈晓岚

到芬兰去求学，研究造纸多年，很有成就，归国后能够用其所学，颇有贡献。（现在轻工业部设计院，为现代造纸专家）。另一方面，藉此避开目标，可缓对方攻击，于事业的继续推行是有裨益的。另一方面，我委罗志方（又名黄霖）接任市政公所所长职务，罗亦是共产党员（现任江西省副省长），后因广汉起义失败，亦不得不离开新都市政公所。不久，局势稍缓，我嘱新都县长冯鉴（我的团长）委罗担任新都县立小学校长。冯多所顾虑，怕地方有阻力迟未发表。一天，我到桂湖公园游览，冯陪同一路，适遇罗志方也来了，我问其到校情况，罗不好说明冯未发表，只含糊应之。我走后不久，冯就发表罗任校长职务。

我引用共产党员，不但遭到地方人士的公开反对，连我的军官中也有暗中阻挠的。罗到校任职有一个时期后，仍为张用仪、李仲和等所反对，终于离开了新都。

从上所举的一系列斗争的经过来看，当时社会面目和时代背景如何，都是显而易见的。

戴季陶是四川广汉县人，1929年戴回广汉省亲，陪同他参观本防区内各项建设，并导游诸名胜地方。戴赞赏不已，认为是国内还不多见的崭新，他由广汉回到成都，在《新新新闻》报刊上发表一段言论：“……方今国民人人皆有希圣希贤之志，故圣不必有域，贤亦不必有关。万仞宫墙更无所用，委而去之，宜也。”他这话，对我们在广汉防区的一些措施旁敲侧击，公然提出讽刺。后来，戴季陶见到蒋介石，特别宣扬他故乡建设得如何美好，劝蒋介石来广汉游览，蒋介石竟为其所动，居然到广汉来了。在游览中，经历多处，清兴不浅，都没有意见。后到广汉公园自由神像下面，见到

那篇《自由之神序言》，从头到尾阅了一遍，蒋介石勃然变色，大为震怒。他说：“这是共产党搞的东西，应立即把它销毁！”县长受到申斥，不知所措，一时来不及铲磨碑文，遂用石灰泥土把碑文糊了起来，碑文泥封多年渡过了悠悠黑暗岁月，直到解放后，才得见天日。

我是一个军人，对政治认识，当然是不够的。在大革命的浪潮已弥漫全国时，我在四川山区里，初期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在进入新都、广汉防区的伊始，对地方一切措施，全凭自己的想象，从中探索。不但找不到正确的政治道路，而且曾一度错误地走入资本主义改良主义歧途，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由于接近地下党组织，才使我如梦初醒，迷途知返。仿佛夜色朦胧中看到曙光，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抚今追昔，虽事隔数十年，但这段经历特别使我难忘。

（此文系陈离先生生前所作，
原载1985年5月《人民长江报》）

隔海祭诗魂

——忆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

李华飞

一九六三年秋，阴沉沉的天空灰云密布，寒风萧瑟，阿里山落叶满地，银雨淅沥，日月潭景色凄清。就在这般时节，台湾有位诗人，终日凝望着两岸山峰，“梦思最绮丽，现实最寂寞”，经历坎坷一生之后，于穷愁潦倒中溘然长逝了。在台湾，他没有一个至亲骨肉，出丧之日，仅仅由十名青年诗人戴孝抬棺。这个悲惨的诗家不是别人，乃台湾著名“诗坛三老”之一的覃子豪！

子豪原名覃基，四川广汉县人，“九一八”后就读北平孔德学院，旋赴日本，抗战回国，在郭老（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所属前线军中办报纸。一九三八年四月于桂林出版诗集《自由的旗》。一九四七年移居台湾，编《新诗周刊》，一九五三年出版《海洋诗抄》。一九五四年与钟鼎文、余光中等创办蓝星诗社，编《蓝星》诗刊，并设立“诗歌讲座”，今日台湾中年诗人多出其门下。子豪逝世四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台湾出版了《覃子豪全集》三册。据他在上海的侄儿覃小川函告，菲律宾华侨文艺协会主席施颢洲先生将访问中国，并拟搜集编纂子豪未入“全集”的遗稿。

这样一个在海外有相当影响的现代诗人，却以风华正茂的壮年，病逝台湾。在十八年后的纪念会上，另一位台湾“诗坛三老”之一的钟鼎文先生致悼词说：“身后萧条，无钱安

葬，骨灰还寄放在寺庙里。”真难想象他竟沦落到“行遍天涯等转蓬，作诗博得一生穷”的程度，实是凄凉悲惨！

我和子豪初次相识，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大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生气勃勃，壮志满怀，具有新一代人奋发不息，朴实开朗的性格。正因为如此，偶然碰面，竟成了终身挚友。

今天，手捧子豪字字血，声声泪的诗篇，蜀乡山水，金雁亲人，隔海相望，遥祭诗魂，忆及往昔，怎不黯然神伤，令人倍增难言之痛！

永大饭店偶聚会

五十年前，我上北平考大学，住在西单堂子胡同永大饭店。正值暑天，圆而大的西瓜正上市，我和同学蒋代延、戴天试等各抱一个，嘻嘻哈哈剖瓜而食，忽听有人问话：

“你们几位好像是四川人呀？”

抬头望去，门口站着一个卷曲头发，白衬衫配花领带、左腕搭着浅蓝色的西服上装、约莫二十来岁的成都口音青年。碰着“老乡”了，忙招呼进屋，延弟送过去一块西瓜。这位不速之客自我介绍叫覃子豪。他为了出刊物到这里找朋友，我问他办什么样的？他说是文学性杂志。我告诉他，我爱写新诗，还在重庆的报纸上办过副刊。

“那太好了！来玩，我住西直门外孔德学院。”告别时他留下了地址。

考试结果，我进中大，延弟进朝阳，天试进铁道。我读的经济系，虽然系主任马哲民、教授李达、黄松龄、吕振羽等是著名的学者，可由于爱好文学，总要找机会去国学系听

吴承仕、孙席珍老师讲课。写诗和散文的劲头越来越大，每到星期天就带着稿子出城去找子豪，在动物园的亭子或草坪，交换阅读彼此的作品。

在孔德学院我又认识了“大同学”朱颜（锡侯，现任杭州大学教授）、贾芝（现任全国民研会副主席）、周麟（现在纽约联合国工作）、沈毅（留法回国已去世）。后来，他们五人合出了诗选《剪影集》。子豪送了我一本，装帧非常精美，我把它当成促进爱情的礼物，寄给远在成都的女友杨少雄。全得她的爱惜，这册集子经历半个世纪风雨，一直完好的保存到现在。

《剪影集》开卷两首就是子豪的“竹林之歌”和“我的梦”。《竹林之歌》共七节二十一句：

一天黄昏／竹林在细雨中哭
泣／低声地唱一首凄切的歌。

我有一个永远忧郁的心／在
荒寒的山涧里／没有一个人来访问。

.....

如今秋风秋雨又重入我的怀里
／它轻轻的我将一生的哀怨／
写一篇忧郁的诗。

《我的梦》共三节十二句：

我的梦／在破碎的石子路上
／有村女的笑声／有田中的稻香。

.....

我的梦／在破旧的笔杆上／
有单恋的情味／有泪珠的辉芒。